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5

T5449/2942

居易堂集卷之九

論

封建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其立大經作大法亦適乎時會而已  
適乎時會者宜乎民者也作法而宜乎民雖暴君汗  
吏之所建可以施久遠歷變更而不廢作法而不宜  
乎民則極賢智之規畫遵先王之陳迹然一舉而措  
之天下非亂則亡吾益有見於封建矣封建者唐虞  
三代聖人之制也郡縣天下者秦皇李斯之事也人  
君雖至愚然不致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慕秦皇者  
未之有也人臣雖至愚然不致慕乎臯夔稷契伊尹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周公而致慕乎李斯者未之有也然而聖人之制必不可復而亾秦之法必不可易者何也宜乎民也後世固常封建矣封建而變計者亂封建而不變計者亾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者篡漢高懲秦孤立之弊於是衆建諸侯礪山帶河聯城裂地而韓彭首惡七國繼叛天下岌岌卒用主父偃之謀解而更張而漢室始定其後晉以八王相殘卒喪中夏唐以強藩世繼遂禪朱梁嗟乎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也如是哉而後世之謀國者不知變通不適時會尼古跡而行之鮮有不敗者矣或曰然則昔人所論封建非聖人意不得已而行之者信乎曰否上古之世民人

衰少而風俗醇厚醇厚則不爭不爭則上可以無阻兵攘地之虞衰少則難役難役則下不可以供征輸徭役之無藝故聖人因時致宜衆建之君大國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環地中而爲之國都君有所教於民朝建令於朝而夕遍乎四境民有所效於君朝發之里閭而夕可附乎國都也則所以愛養休息於民者寧有既哉故取於民者什一而足用民不過三日上下相安如臂使指固聖人視民如傷之道也後世則不然地醜則奪勢敵則軋與之兵則日尋干戈與之民則視同草芥弱之肉強之食以兼并吞噬於其中不至於滅亾不止也漢晉唐可見矣故後世居

重京師奔走天下雖徭役之愁苦征戍之流離近者  
 千里遠者常不下萬里而輸將之費或至三十鍾而  
 致一石民力亦敝矣然而審時勢權利害斷不以彼  
 而易此者誠以與民無子遺亾不旋踵者不可同日  
 而語也故曰後世之不封建以宜民也而三代之封  
 建亦以宜民也若三代而不封建則不宜乎民與後  
 世之封建等雖然非秦之所能為也時也

封建論下

或曰夫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然  
 則三代聖人而生於今也其必封建乎曰否不然後  
 世之不封建時也聖人不能為時時之所悖不可立  
 也三代之治亦因時致宜而革政刑更禮樂矣故周  
 之文不能返而為忠殷之忠不能返而為質若聖人  
 生於今而必封建是欲返周之文而為忠返殷之忠  
 而為質也有是理哉且封建之廢也三代已見之矣  
 非於秦而然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殷之受命  
 歸者三千焉周之受命歸者八百焉則亦削而衰矣  
 衰者息之機削者廢之漸也至於春秋而六十餘國  
 矣至於戰國而七國矣至於秦而并為一矣夫繇萬  
 國而至於三千繇三千而至於八百繇八百而至於  
 六十繇六十而至於七繇七而至於一其勢然也江  
 河日下歸於海而後止此不可以人力爭也今有人

焉曰吾必竭四海之水而復爲溝渠陂堰於天下吾見其畢世而無成功矣非特無成功也必且死亾淪溺魚鱉其人民也後世而復封建何以異於此哉吾故有以知聖人之必不爲也或曰殷之三千周之八百亦止言其歸命之國耳曰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受命而紂之惡益稔矣其貫已盈矣則其去殷而歸周者亦益多矣若天下猶萬國則歸之者無十一國猶三千則歸之者不及其半而曰三分有二可乎且以列爵分土之制而絜之於萬國則盡周之天下不足以供周之封爵矣吾是以知其日削且衰也天下有衰而不至於息削而不至於廢者乎故曰後世之不封建非秦之所能爲也時也

### 井田論

井田之不可施於今猶塵羹塗飯之不可以飽也不原聖人立法之大意不知古今之異宜舉而施之施之而不當而必求所以濟之則是以塵羹塗飯之不可飽而以烏喙療饑也幾何而不殺人哉或曰古聖人體國經野其制詳矣古可作之於前今必可行之於後古法無過豈欺我哉曰古聖人嘗巢居而穴處矣亦將去而宮室夷而城郭以從之耶堯常以天下禪舜舜常以天下禪禹矣今之有天下者亦必無子之授而求其人以禪之耶古聖人之所行而不可行於

今者多矣何獨於井田而不然哉上古生齒不煩戶口衰少天下必有土滿之憂故人限之田而取之賦生之道與日俱增勢也繁衍孳息不可窮已而以有限之田供日增之民而可以不變計乎常以天下之大勢論之天下之田固為豪右之所兼并然農民之賃田出租者可計而數也今天下之民去本逐末者常十之四而胥徒戍卒游手無籍浮屠道士以至仕而在朝出而為吏又十之四農民止十二而已然而身無立錫貧不能賃田者有矣賃田而或數畝或不滿數畝或數十畝所謂數十畝者上農也然稽其寔常父子力作其中則天下之田固少矣若准井田

之制人授百畝即以滄海為田豈能給哉昔王莽常行井田矣而農民失業涕泣道路四海愁怨天下嗷嗷卒速其斃其後王安石亦放周官之制為方田之法遂亂天下嗟乎非燕噲子之而學堯舜之揖讓乎

吳王闔廬論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嗚呼泰伯與其弟仲雍默承太王之志欲讓位季歷故斷髮文身以逃荆蠻期於不違其父之志而已豈期於子孫千祀相繼為王也哉迨荆蠻義而歸之以開國承家綿綿延延既十九世至春秋僖文之際而吳益大壽夢稱王楚亾大夫申公巫臣教

以乘車戰射于是通會盟於中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沫次季札季札賢王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兄終弟及欲以次必致位季札及餘沫卒季札終讓於是吳人共立餘沫之子僚爲王立十三年而諸樊之子光以吾父四人當傳位季子季子不受光適嗣當立乃令專諸刺殺王僚而自立爲王是爲闔廬當是時用孫武伍胥之謀敗越伐楚取番入郢楚至徙都闔閭爲霸及敗於姑蘇爲越人所傷而死太子夫差立乃報越使爲臣妾復伐齊伐魯爭長於晉而卒爲越所滅嗚呼後之論者謂吳蠻夷伏處自秦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而

吳晏然自壽夢用巫臣乘車戰射之法後與晉楚兵爭中原以至於亾又謂夫差罷民以成私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是以亾二者皆非也夫吳不亾於壽夢不亾於夫差而亾吳者闔閭也何也楚語稱闔廬口不嘉味耳不逸聲目不淫色聞善若驚得士若賞遂以霸吳然其所以得立也乃倍其讓國之義而出於弑奪則小善不足以救大惡而祖宗之澤斬焉盡矣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失所以立喪亾隨之譬如岷庶之家其前人勤勞節儉纖悉積累克有成業而其子孫一旦侈泰無度無不立破其家者蓋侈泰未必爲天下之大惡顧

爲人子孫而盡反其前人之所爲未有不爲天之所  
棄者也况祖宗以三讓天下之至德創業垂統甚光  
美而其子孫乃忍以篡弒劫奪之禍繼之不亾何待  
乎故宜其身之不免而其子遂以斬其祚也嗚呼以  
泰伯之至德先文武而開基綿歷千禩而卒以子孫  
之篡弒不祀忽諸悲夫

范蠡論

豪傑之士俯仰身世能斷然有所割然不能使其傑  
然精悍之氣即銷亾於一割之中故往往有所寄託  
以豁其雄心阮藉陶潛逃於沉湎彼其於天下豈遽  
忘於情乎廣武之歎荆軻之詠所謂傑然精悍之氣

略已見之彼其以天下無所於容故寄之於酒范蠡  
佐勾踐滅強吳雪讐恥盡有江淮之地俾其主稱霸  
王於天下謀之二十二年而後功成而名遂而遂扁  
舟去於五湖而隱於陶乃復以財自雄而蘇子論之  
以爲好貨天下賤士之所爲也嗚呼人之不好貨孰  
有如蠡者當蠡之辭勾踐而去也勾踐約與分國而  
有之而彼不難拂衣而去之迨其後積累數千萬而  
復能盡散其財顧詆之爲好貨此固蠡之所笑也然  
而彼區區而爲之者特其傑然精悍之氣無所發舒  
而一寓之於財耳舅犯從公子重耳亾十九年將返  
國及河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多矣請從此亾公子投其璧於河與之盟而遂入畱  
侯子房爲韓報仇佐高祖定天下及後辭封辟穀曰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而卒未能去嗚呼少伯之  
功遠過子犯而其成功之難實倍子房而子犯不能  
決去於前子房不能引退於後而少伯獨何如乎彼  
其去卿相之位如棄涕唾去韓魏之家如洗塵盪脩  
然長往而莫知所極真乎渺矣不可幾及矣非千古  
一士耶嗚呼阮籍陶潛吾尚不能以酒訾之而能以  
財累蠹乎嗟乎子瞻迨失之矣雖然蘇子亦千古士  
也彼豈不知蠹者而云然吾以爲子瞻有爲言之也

俠士論

賢者誠重其死乎曰非然也賢者誠不自重其死乎  
曰非然也吾死而重於泰山則賢者視死如鴻毛矣  
吾死而輕於鴻毛則賢者視死如泰山矣曰吾聞俠  
士輕生然乎否耶曰然諾不侵爲知己死俠士之所  
積也然其感激一言捐身不惜未嘗不傳於義謀於  
道以殉於所知而要其所以必死者有三焉謀人軍  
國置人死地則義不獨生一死也社稷存亾決機俄  
頃則計不旋踵一死也吾事已立而吾言未酬則示  
信萬世一死也有此三者則一言爲重七尺爲輕赴  
湯蹈火斷脰絕吭怡然甘之則其爲死也何嘗不重  
於泰山哉何也義不獨生則任其死者勸計不旋踵

則決其機者奮示信萬世則厲其防也密吾於古得  
三人焉曰侯嬴也田光也程嬰也當信陵君竊臥內  
之兵符矯奪晉鄙軍欲以却秦而存趙誠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也侯生定其策舉其人則杖策從軍同其  
生死義也侯生既不能從顧能高枕牖下身居事外  
乎使幸而得成其功此五霸之伐也不然則侯生受  
知之公子及其所知之屠者同時灰滅而魏之社稷  
隨之當是時成敗未可知而爲之首謀者奮然一死  
則人心震動正所以謝後死而決成功也此所謂義  
不獨生者也計不旋踵者也而田光之舉荆軻也不  
其然乎太史公論光欲自殺以激荆卿亦僅得其一  
耳至程嬰之一死也此所謂示信萬世者也何也屠  
岸賈討靈公之賊盡滅趙氏之族而大索趙氏孤兒  
趙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匿之將再索公孫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於是杵臼  
遂死之嬰乃出萬死存其孤是爲趙武武既立復其  
位乃誅屠岸賈而復趙氏後嬰之功已成矣事已立  
矣獨死易一言無所驗於世嬰恐天下後世以我爲  
需忍而適會其成功也以我爲能言而不能行也故  
事成而卒自殺嗚呼聖達節次守節若程嬰者可謂  
能守節矣彼其硜硜一死以揭吾之心跡於萬世者  
正所以厲人道之大防於萬世也自其一死而天下

萬世之偷生以誤國負諾而賣友者亦可以少沮矣  
則其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三人者可謂俠  
士矣而嬰尤錚錚哉至如荀息之不食言陳元達之  
以尸諫若而人一死不足以洗失身之辱奚論其他  
乎此誠輕於鴻毛矣若三人者吾雖爲之執鞭所欣  
慕焉

### 刺客論

太史公作刺客列傳曰曹沫曰專諸曰豫讓曰聶政  
曰荆軻凡五人顧此五人者非刺客也特古有刺客  
之名太史公求其人而不得故以此五人者實之耳  
然太史公即已言其非刺客矣何也太史公既傳而

論之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夫既曰刺客未有不  
成者也曰或成或不成者言其非刺客也又終之以魯  
勾踐之歎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不講於刺  
劍之術此言其非刺客也吾略而論之曰豫讓忠臣  
孝子也聶政荆軻俠士也能委身以殉所知而未能  
期於必成者也未成者固不得爲刺客即  
幸而成矣而委身以殉之使人得而甘心者又豈得  
爲刺客乎彼刺客者出無人有不可端倪所詣必臻  
所擊必中又如鷲鳥一擊瞬息滅沒未可以轍跡尋  
也裨官侈言刺客事疑鬼疑神太過要必有近似者  
至舉則必成成則必不可得而踪跡者則信史之所

同也子房使東海力士爲博浪之椎碎其副車亦成也。以始皇之威力大索天下十日不可得其後如袁盎之被刺來歙之被刺岑彭之被刺如武元衡裴度之被擊從未有獲其賊者也。夫排警蹕而擊萬乘無論矣。即其人身爲將相擁嚴兵踞禁近侍衛之森嚴刁斗之呵防何如者而彼懷刃而來割刃而去如刈草木如御風雲不留聲影。豈若入宮塗廁披圖把袖者之多其曲折哉。吾故曰五人者非刺客也。自史冊可考刺客之不成者有二人。一則鉏麇之於趙盾。一則初刺袁盎者也。然此二人者非不能成也。特不欲成之耳。吾故曰刺客未有不成者也。顧刺客多爲利用其誅擊多未合於道。且其人名跡不可得傳。太史公以必有關於國家治亂得失者而後可故傳此五人。而仍微言其非刺客以明我之非昧於其義也。不然則世有報仇之孝子。白日刺人於都市。又有惡少年以一朝之忿操刀而殺人者。俱可名之曰刺客乎。嗚呼。世之所稱刺客者。既不可爲訓。而此五人者又未能盡其術而無憾。又安得以真刺客之術而必爲豫讓忠臣孝子之舉。其庶幾乎嗚呼。吾安得而見之。

全之荆軻論上

卷之五

太史公傳刺客而論之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嗚呼。豫讓之不成也。行之過難。

而荆軻之不成也處之過審故其始則備愈多而氣  
餒其既則機不赴而氣盡皆必敗之道也天下無萬  
全之事也操必得之券行康莊之塗而往往蹉跌者  
機變於瞬息而事垂於俯仰也凡事且然而況於蹈  
不測之地刺萬乘之主而乃欲萬全而後行吾見其  
必不全矣荆軻受太子丹之命以刺秦王一則須樊  
將軍之首再則須督亢之地圖三則須吾友與俱嗚  
呼又何其持重而周詳也夫豪傑之士而間行擊刺  
之術如風霆之猝至也完其氣赴其機瞬息相遇而  
事已決矣若使其風紆徐而披拂其雷殷殷而填填  
必不能有所震蕩而鋤殛矣今與秦王周旋於殿陛  
之間雍容言笑多其往復其氣已鑠其機已逝矣而  
又何以逞於一擊之間乎公子光之殺王僚也身與  
之爲周旋而使鱗諸注心於一刺趙襄主之殺代王  
也身與之爲酬酢而使厨人專精於一擊猝然而來  
間不容髮故魚炙進而王僚斃熱獸進而代王殞無  
他完其氣赴其機也今軻之見秦王也其如是乎人  
有以抗直自命者常欲面數其友之過及見其友言  
未及吐其友與之握手道故絮及生平於是其言終  
不發其過終不聞無他挫其機也嗚呼友朋之間一  
言之遺猶有機焉而况刺萬乘之主乎故氣完而機  
赴者雖庸奴如厨人可以集事如其不然雖賢如荆

軻徒足以湛其族覆其國而已此魯勾踐之所以歎其不講刺劍之術也雖然豈特不講於刺劍之術而已哉

荆軻論下

侯子曰荆軻英雄而感恩者也徐子曰荆軻非英雄也特俠士耳太子丹之命軻也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返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及軻刺秦王不中斷左股被八創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嗚呼軻不獨不講於刺劍之術也而又不明夫時勢當齊桓公一霸而為盟主欲申信義於天下故曹沫得以一劍之任而使悉返魯之侵地然桓公嘗發怒而欲倍其約賴管子之信而後魯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復之今秦之為秦而如者信陵君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客謂韓王曰秦之欲并天下也不與古同行雖如伯夷猶將亾之事也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亾之蘇代曰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困則使太后

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則秦之爲惡天下之人能知天下之人能言之而軻獨以桓公望之始皇而以管子望之不辜李斯之徒斯必敗矣且當時曹沫之所以得志於齊者獨求返其所失故其求易給而其言易酬若沫逞其一時之雄而有好大之心而謂桓公必盡返其所得於他國者則桓公必不能從而管子亦必不能信矣今不特以桓公管子望之始皇之君臣而且以桓公管子之所不能者望之不亦謬哉即果得所欲吾見其匕首一去而六國之侵地不可得而燕之危亾立至王翦李信之軍拔薊城而擊遼東者無異於軻之被誅也嗚呼不忍帝秦寧蹈東海而死當時稱義士焉太子丹以不忍召公之苗裔而屈服仇讐之暴秦獨非志士仁人乎顧其所見則嬰兒之謀也而荆軻乃以身殉之吾故曰荆軻非英雄也特俠士耳彼所知者士爲知己者死耳嗚呼惜哉

師說上

世之盛也師道在君及其既衰而師道在下道之盛也以道爲師及其既衰而以經爲師矣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作之君作之師言聖人首出庶物而踞大君之位以教天下也又曰皇建其有極汝則錫之福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大君立教於天下而錫福

於率教者造就其行以善我國家也於是鄉飲大射則於學授鉦飲至則於學以禮樂征伐皆大君教天下之事也教化既行長育人材育材既盛克處在位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芄芄樸棫薪之槩之此大君爲師而教行於天下之效也及周室東而王迹熄學鼓廢而子衿刺洮達城闕風俗衰遲爲人君者不能盡其師之職無以爲教於天下而孔子崛起而設教於洙泗之間文行忠信循循善誘天下翕然宗之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於時號爲素王蓋言師者王也之事也而以布素尸之此師道之一變也孔子既沒微言絕而大道衰然七十子之徒各

負其道以友教天下子貢居齊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而段干木田子方孟子荀卿各師其師各道其道以爲教此又師道之一變也迨秦之季焚書坑儒漢興而六藝殘缺鮮能兼通於時田生言易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言詩伏生言尚書高堂生言禮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儒者各以一經爲師而師道又一變矣嗚呼師不以道而以經非師道之極衰乎所以馬融堂羅敷樂徐遵明懸質絲粟王式貽恥狗曲轅固生來譏馬肝貶師儒之風而爲後世笑也浸淫至於今日而今之爲師者又何如乎以一經爲師又可得乎向之所謂極衰而今又邈然其不



可幾乎爲可悲也余不佞幼而好學負奇志迨乎成立不汲汲於榮利慨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病未能也然學固不專一家而冀以躬行爲先及遭喪亂閉門隱居四方之間奇請益者一槩謝去癸卯歲潘生次耕以其所業詩問業於余而余欣然有以教之於是潘生既中心悅而誠服於余余亦爲之師而不疑兩人固相得也平居相與講道論德稱說詩書詠歌先王之風上下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天人消息往來之微輿地山川形勝之奇災祥圖緯歷數之異以至前言往行奇節異能之魁偉人妖物祟氣感風移之變態以至幽經怪牒廋詞隱語雜家小說之荒忽事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推其極致要其指歸抵掌而談流連感激或泣或歌不能自已而簞食屢空不改其樂藜藿不糲歌聲若出金石所謂以躬行先之者然乎否耶嗟乎余於潘生又豈世人之所能知哉潘生從余遊一年余亦命兒子叔然受業於潘生且昌言師道以正告之固願余之於潘生潘生之於叔然共相與以有成也嗚呼今何時乎庠序學校之事不明於國灑掃辟呬弦詩象勺之事不明於家進無所程退無所資而師道絕矣夫天之所廢不可以興亦勉其人力之所可至者耳吾固願爲師者奮乎百世之下起師道屢變之餘廻江河日下之勢毅然以洙

泗爲宗而一反諸道毋徒硜硜爲經生也余與潘生共勉乎哉吾觀潘生其才大其氣靜其志深長固將窮天人以爲學故告之如此雖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余與潘生又當共自懼者也

師說下

吾觀於師而後知道之重也無其道天子而不能教一時有其道匹夫而可以教萬世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非必升堂而入室也非必親炙而私淑也聞其風範其防者皆是矣當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水災十四以至山陵崩陲雷震失序星隕晝晦夏霜冬實夫戎翟交侵而亂賊接踵丞報成風於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而人道幾滅孔子起而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然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得以復位日月得以復明萬物得以遂其生上下數千襍綿延不墜者皆孔子以道爲師有以維持而永久之也夫師者道也道絕則師絕矣自孔子至今盛衰既殊汚隆不一雜亂糾紛湮沉晦塞無時無之而其中瀕絕者亦屢矣火於秦不瀕於絕也黃老於漢不瀕於絕也佛於六朝不瀕於絕也然而瀕絕者必有在也嗚呼今何時乎吾始言師道之變而今言師道之絕不更痛矣乎嗚呼亦危矣然而不終絕也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春秋

之亂人道幾滅而孔子正之綿延至今苟今之人能推明孔子之道師以是傳之弟子弟子以是受之於師則於今乎何有而吾世其有瘳乎夫大聖不再生孔子不可復作苟得聖人之一端亦足以迴人心而風教於天下而師在是矣而今誰其人也雖然事未有剝而不復者故當瀕絕之時天必篤生其人以維繫於一綫亦猶澤中之有火而一陽之生於極陰也今正其時也嗚呼今正其時也而謂今無其人乎

### 寒花說

仲冬之月羣象閉塞萬木憔悴大地無萌芽之生極目無含榮之秀而余庭前籬壁之間有紅花自開凌霜吐葩風前獨笑偏反媚媚殆難爲倫或顧而歎曰此花有松栢之後凋蘭蕙之自芳經秋不隕當比小山之招先春而開可入羅浮之夢乃離騷香草曾未擬於江蘺何草木之亦有幸不幸歟余曰否不然物固取於大者遠者非所論於瞬息之觀也昔有匠氏刻木爲人能持鉢乞錢又刻木爲鳧鵠能奮飛百里之外則其巧過公輸矣而不得廁名方技之傳無他小之也亦或有偶然之奇寸節之峻幸垂史冊著其名字然而傳之後世知者鮮焉是故一羽之翠不如六翮之純白也一寸之錦不如全機之疋布也况朝榮暮落同於蒸菌則雖凌霜吐葩固不如春花之爛

慢而以儻之歲寒後凋過矣君子亦務其大者遠者而已管子曰崇山之隈奚有於浚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知言哉

### 貧病說

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以見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固也然吾以爲貧則未有不病者客曰噫甚矣子之憊也夫子謂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今吾子言貧則必病何若是之惡貧也得無悖先師之訓乎且吾子動法前賢彼歌聲出金石而不改其樂者獨何人哉噫甚矣子之憊也徐子曰唯唯否否夫

人生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而一旦緩急盜泉是飲亦病乎客曰然昔平原君朱建義不與辟陽侯交既母死貧不能發喪而卒受其金失身亂人竟以是敗非耶夫人而尚志居貞不縻世爵而饑來驅人墮節干祿亦病乎客曰然昔馬融始不應鄧氏辟命既遭饑困而遂違初志黨附成譏非耶夫人而殘身辱親殄先人之緒亦病乎客曰然昔史遷遭李陵之禍徒以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卒從吏議而陷腐刑非耶夫人而湛身覆嗣死輕鴻毛亦病乎客曰然昔王尼以無食而噉車牛牛盡而父子俱餓死非耶之數子者皆抱人傑之譽負天下之才平時抵掌言事恍

慨伸眉其鋒莫圍及事會交困金盡氣索而或死或辱正同腐鼠悲夫悲夫安在其非貧之爲病也乎客曰古人之事則吾既聞之矣今請言子之病徐子曰夫葬親慎終之大事而教子俯育之鉅責追遠則潔蘋蘩於歲序平居則衛軀命以衣食一家之內婦子雍容有禮有則固生人之常道亦中人之所能也苟或悖此病莫大焉而今者天道周星猶遲反壤先人孤櫬藁葬兩楹一病也兒曹年逾象勺而家塾無師恐詩禮箕裘自我墜地二病也歲時伏臘時缺蒸嘗霜露既濡松楸莫展三病也邂逅疾病診療不時衣食不適致不訾之軀幾於橫死四病也兒曹衣不掩脛蓬頭跣足客至不能揖祀先不能拜故年雖長大而未閑禮則見客而慙不能仰視五病也凡此五病繇於一貧中夜焦心令人次骨奈何未處其地不及身親驗之而輕肆悠悠之口哉至於藜藿不糝而不廢嘯歌簞食屢空而吾樂自在僕雖不敏猶爲庶幾而非所以語於此也嗟乎嗟乎事固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客無以應默然而退

宋生名字說

宋克昭氏少執經於吾宗子瞻明之門而亦私淑於余者十五餘年矣間嘗請余曰某聞名以制義字以敬名今某之名與字實未有以啓吾志而勗吾行願

先生有以命之余重嘉其請而未有以應之也吳中山多名勝而大樵山介於天平石屋靈巖琴臺之間顧幽靚卓越若不屑吳山之嫵媚而獨古處者宋生笑其泉石之美林麓之邃流連晨夕讀書其下余於是躍然有以字之曰古人命名與字其義有三一曰取諸人則司馬長卿之名相如袁愨孫之名粲以至顧雍之雍桓温之温皆是一曰取諸事則袁賀之字元服高琳之名琳是也一曰取諸地則魯苦越之子名陽州趙岐之字臺卿是也今宋生既讀書大樵之麓而又愛此山之勝因字之曰大樵取諸地也學朱百年之伐樵采箬置諸道頭不與世接胡叟之曳柴而行客至不輟取諸事也學孫樵之文繼昌黎之二傳學鄭樵之學爲一代儒宗取諸人也字之大樵而三義備矣於是名之曰采采者取也擇也夫人之能坐而進於聖賢之域者皆其善采者也故顏子之擇一善大舜之取於人皆是也苟如是以采於山奚止芝蘭之芳松柏之貞澗泉之潔煙雲之潤皆備於我乎如是以采於古人又奚止百年之隱胡叟之逸可之之文漁仲之學皆備於我乎學猶殖也仰有取而俯有拾進之而靡已則其所詣未可量也噫是其所以爲大樵也歟

恒軒說

吾友歸子元恭天下士也性不可一世目中空無人  
遭亂坎軻不少挫其氣自號曰恒軒徐子問之曰子  
之自號其有說乎玄恭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又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則是恒者聖人之所深有  
取而復歎息慨慕若庶幾望見之者且吾自經世變  
吾深悲夫素絲之終采荃蕙之爲茅是皆無恒者也  
故以爲吾號以自期亦自儆也徐子曰固然然吾有  
所進矣夫不一於恒以爲恒者聖賢之學也一於恒  
以爲恒者德之棄也此不可不察也孔子之自敘也  
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之不踰矩其爲道也屢遷而  
孟子之稱孔子則曰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其亦無  
恒甚矣譬如天地物之最恒者也然觀其造化之功  
則歲月日時推遷變革無一息之停斯無一息之恒  
矣以是而成其生生不息之真恒聖賢所以日有孜  
孜時異而月不同而經德立乎其中也夫天地以日  
新其化爲恒聖賢以日新其德爲恒非不一於恒者  
乎不然則易之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函而洪範直  
以恒言咎徵矣其可思也夫其亦可懼也夫吾知歸  
子以不挫之氣戍日新之德也

故給諫東萊姜公琛私謚貞毅先生議

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易名之典俾民與行所以彰往  
哲詔來茲此誠砥世之大經名教之干城也苟其人

而行合謚法則雖在草莽雖有一節猶所不廢如東漢之季所稱文範先生文德先生玄文先生或逸民獨行之流有其德則舉其謚無不標領史牒炤耀古今而况始則位衆禁近名顯朝廷既則堅臥山林起徵九列面折廷諍則事關君國卷懷遯世則身繫網常者乎而時異典湮缺焉未舉門人故舊相與哭弔而撫其懿行揭其大節以相與謚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故東萊姜公琛於癸丑歲六月丙午以疾卒於吳門之舍館遠近聞之莫不悲歎遺民故老尤懷盡傷痛故國之流風悼哲人之斯萎於是起而議曰任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貞無以守之非毅無以成之無往而非然矣公早歲聲華滿天下以進士起家爲令惠政及民有如膏雨當官而行恤民則止不畏強禦不通津要治績既最十年不遷而守身不滓爲清白吏入爲給諫拾遺禁闥時權奸誤國國事日壞公慨焉有澄清之志於是譏切時政上書極言無所諱遂觸逆鱗之威遘蜚語之禍禍不測下詔獄治始終鍛鍊三木囊頭身備楚毒而公辭色如一視死如歸上疑刑官有所徇復震怒公復拜杖闕下杖至百迨歸司寇公橐體不入肌膚不完而復遘太公殉難之變慟絕不欲生時天下無不冤公爭訟公而公無幾微倖心惟自安於累囚以待天心之悔悟既得



旨謫戍宣城而國變隨之公聞變慟而仆地既天下  
亂戍所不可居公以吾罪臣有君命即不能就戍必  
客處毋還鄉邑於是往來儀真吳門之間天下稍定  
搜訪遺老公浚避之之死靡二以久不還故里遂得  
免天下於是敬公之高節而益服公之浚見也如是  
者三十年俯仰如一日一言一動不忘故君疾既篤  
猶諄諄遺言必墓我宣城使我千秋無違君命其忠  
誼如此至其家庭孝友敦倫備禮又所衆著者也於  
是議者曰公篤行於家施於民效於君徇於國生平  
偉績簡不勝書而要之入之所不能者有三焉蓋濡  
十年而不喪其守瀕九死而不失其度閱三十載而  
不變其操也夫確乎操持而不拔者貞也卒焉臨蹈  
而莫奪者毅也以公之聲華久紆墨綬淹跡腴邑而  
不浣清白不慕通顯此公守身之貞也而斷然有以  
成其不滓者非毅乎以公之忠諫黃門北寺傳攷備  
毒而坐待天心不欲自理此公蒙難之貞也而斷然  
有以成其不撓者非毅乎以公之位望而違墳墓去  
親戚隱身避世不違寧處逾歷歲紀殆三十年爲晉  
徵士爲宋故相而簡書無聞干旌不及此公完節之  
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屈者非毅乎嗟乎此非蔡  
邕氏所謂忠兼三義文備三德者乎有一於此猶可  
以稱於是合而舉之曰貞毅以謚之按之謚法質之

羣議僉曰允矣吾無間焉遂謚爲貞毅先生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者周正月也周正月者建子之月也建子月者夏之仲冬月也仲冬不可以爲春正而春正之者蓋王之春正月也王者周王也此夫子尊王之特筆而行夏之時之精意見之矣何也三正皆以歲首爲春自然之理也然言正而不悖天時不失物性者惟夏正有之故直言春而無所系者時之正也夏之春也言春而必系之以王者此非時之春而特王之春耳亦明冬之必不可以爲春而周正之必不可以不言春也故曰此夫子尊王之特筆而行夏之時之精意見之也曰松陵朱氏鶴齡之所謂三正皆可以爲春或亦然乎曰否惟必不可以爲春故系之以王也不然則夫子固周人也以周人而遵周正何不渾然統之以春而必系之以王乎且聖人立人倫之極以教萬世者也苟周正之無悖又何必以行夏之時乎哉曰豳風七月之詩何謂也曰此正夏時也曰然則朱氏所謂豳風歲令出於民間之話言而非朝廷之政令信乎曰否此直當夏之世而言夏之時耳非居今而反古者也又何疑於春王正月哉何也夫周之始以后稷后稷之子不窋即失其官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立國於豳而周道興焉此豳風之所繇

詠也自后稷至三公劉僅四世耳非夏時而何此孟夫子之所以論其世也今之儒者大率以周正之不能通於豳風便謂春王之或非建子是以聚千古之訟而滋百世之惑也惟確見豳風之直當夏時即可以見春王之必為周正矣

居易堂集卷之九終

居易堂集卷之十

書後

書平準書後

聖人之言治天下富先於教而足兵後於足食故曰積貯為天下之大命衣食足而知禮節窮民易與為非此自然之勢也太史公知此故作平準書作平準書而有深痛矣痛者痛文景完富之天下孝武以多欲而敝之也故言國家無事而府庫溢倉庾滿至粟紅貫朽不復可用而上富下贍民俗敦厚吏治潔清矣孝武立而一敝之於伐匈奴一敝之於通諸夷一敝之於穿河渠而天下騷然蓄積盡傾饑饉流凶

盜賊滿野卒之大農盡耗而縣官大空於是民敝俗壞吏治苛急勸輸貢爵更幣鑄錢不特無益於治而天下益亂僂殺無辜亦且幾億萬矣而天下之貧自若也於是爲告紕爲均輸以筦天下之利以濟上之欲上用雖饒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如是而不至於亂且亾者幸耳豈不痛哉太史公既深痛之故明言之且切言之以爲人君多欲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天下貧而民俗壞於是列治亂之效陳得失之林使後世知天下雖大四海雖富而輕用之必敝也故富國足民之本在於節用愛人與民休息如文景之蠲租除稅而天下以富可見矣太史公意以爲文景之蠲租除稅節用省事而以富天下者此本富也太公管仲之設輕重九府越王計然之流行錢幣而以富其國此末富也若楊可之告緡桑弘羊之筦利以饒上之用此特盜賊之行耳此所謂姦富也奪人之財以自贍攘人之食以自腴而且浚其文巧其目殺人以濟之不謂之盜賊而何故一篇之中其浚誅而痛刺之者已不可殫述而竟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其意尤洞然矣而論贊言列國不重本富故卒爲秦所并而秦既并天下富有四海而其效卒歸於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餒女子紡織不足衣裳而已不大可睹乎故曰太史公之作平準書蓋有所深痛也而

平準書之所不足又作貨殖列傳以論之故其序曰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爲務此所謂國家無事者也輓近世塗民耳目則  
幾無行矣此即所謂更幣鑄錢勸輸納爵以至告緡  
籠貨者也蓋貨殖列傳實言平準書之所未言而其  
本意亦痛武帝之耗敝天下耳故貨殖不過論載一  
身一家之富厚者耳而首言至治之極神農以前而  
其中則推論太公管仲越王計然之霸齊興越有味  
其言之蓋太史公深知治天下必本於富國而富國  
必先於富民故如文景之節用愛民蠲租除賦此可  
以富天下者也如齊越之斤斤言幣筴輕重此可以  
富其國者也若既耗敝之乃復聚斂之攘奪之鮮有  
不爲亾秦之續者故一篇結以烹弘羊見其聚斂攘  
奪之酷而論贊結以秦之衣食不足見聚斂攘奪之  
無濟於困窮而益速其亾此其所以爲更酷也吾故  
於其一篇之中標出其微言精義而通論之

偶書侯嬴事後

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  
君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  
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當時侯生豈有所不屑於公  
子哉人各有志焉耳彭城姜肱隱居不受辟命數徵

不起乃詔郡國畫其形狀肱臥於幽暗以被韜面言  
感風眩疾竟不得見之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亦  
少亢矣而竟以得全此不特不奪志之難而不之奪  
者之更可尚也有寡婦人者自其夫死誓不一見男  
子之面即伯叔兄弟亦弗與見守死空閨垂幾十年  
乃有一男子必以見爲請曰吾知之吾敬之也嗟乎  
人苟能知寡婦則亦重哀之而全其志可也又豈以  
見哉如必見焉非貶即傷矣故曰不之奪者之更可  
尚也夫終身不改婦道固然而此獨以節見知於人  
或亦此寡婦之過乎然吾願知之者之終勿奪焉可  
也

書李斯傳後

李斯傳一篇中而載趙高事居十之八而篇末直以  
高事結束而以秦亡天下竟之凡此皆以見趙高所  
爲無非斯之爲之也此所以爲斯傳也當始皇之崩  
斯爲丞相天下事係於斯而乃聽高所爲矯詔而易  
其主而高無不可爲者矣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  
下之主者此一聽之而天下事無不聽之而聽之者  
斯也自然之勢也夫高之得恣其志繇於立胡亥而  
立胡亥繇於斯之聽高聽高而卒以殺其身夷其族  
而并以弑秦之君而亡秦之天下於此見殺斯之身  
者非高而斯自殺也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

然則弒二世而亾秦者獨非斯耶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而終之以弒君而亾天下而爲斯之傳也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深切著明矣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李斯之聽高非爲持爵祿哉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而并其身族而徇之而并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徇之則究二世之所以弒秦之所以亾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則盡趙高之事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作一傳而既以垂戒萬世之君復以垂戒萬世之臣則其書之關係何等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故太史公自謂作史記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豈虛也哉豈虛也哉宋儒鄭夾漈先生作通志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入宦官傳此在通志又爲不可奪之例夾漈固不誤也二者竝行不悖者也若二者互易之則皆謬矣史學難言哉

書諸葛武侯傳後

陳壽良史也其帝魏寇蜀非惡蜀也一以身爲晉臣晉魏之所禪也則不得不推崇魏一以目擊安樂公君臣稽首稱臣於魏人情不甚相遠彼自以爲魏可以統蜀而蜀不可以統魏矣此理勢之必然者至其作武侯傳讀之而知爲命世之傑作壯繆傳讀之而

知有國士之風此兩傳者魏書中之所少也其於蜀國人倫推崇極矣至於孫乾簡雍糜竺劉巴尹籍董和之徒未免太畧幾如點鬼簿止足以紀姓氏而不足以概生平意者蜀無史官無所承受故缺略歟似又非獨壽之罪也至敘武侯父子一曰將略非長一曰名過其實此自文人鋪敘抑揚之法史中多用此等語以爲宛轉沈吟之致又何足深怪乎

書張嶷事後

沈充附逆而子勁殉忠張穆弑君而子嶷死節信乎忠孝大義惟人自立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歸之於父也袁氏自淑粲顛昂世著忠節而君正披猖不克負荷致道素之門一朝塗地豈不痛哉夫劉向竭誠宗國而歆佐新莽郝愔乃心晉室而超附桓温千古猶爲向愔痛之况父則捐身殉國而子則反面事仇者乎遺穢良史頽其家聲在國則爲亂臣在家則爲賊子以視沈勁張嶷真罪人矣嗟乎夫爲人臣子者其亦當審所自處慎無負君國忝所生爲良史之所痛哉

書傅伏事後

或曰南北齊之亾也馬仙琕傅伏可謂善守而卒之身事二姓陳力仇國以語於忠豈不悖哉獨不見崔楷之殉殷州張嶷之死吳興乎余曰不然當二臣慷



慨誓死竭誠拒敵誠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至於酹酒  
斬使請誅血胤可不謂之忠乎君子之於人也亦節  
取焉而已苟其事可以教後世之爲臣子者則錄之  
雖一言之幾於道弗遺也而况於此乎然吾願後世  
之爲人臣子者受人寄託任人封疆守馬仙琕傳伏  
之所以守而死崔楷張曠之所以死則善矣雖然無  
愧於此者其惟張巡許遠之流歟

書沈客卿施文慶事後

國之有小人猶木之有蠹也蠹託命於木而木不仆  
不休小人憑藉於國而國不亾不止不亦悲乎故善  
治者如植嘉樹剪除蝨孽無使滋生庶不以宗社殉  
人哉

書五王反正中宗後

平勃之誅諸呂也無少長皆斬雖朱虛之肺附不問  
也爲國除亂賊自應殲滅之無遺類此臣子不共戴  
天之大義也平勃知此所以能奠安劉氏二百年之  
社稷唐五王定大策反正中宗以匡復唐室而但誅  
二張置產祿於不問何耶諸武皆不共戴天之仇也  
五王忍與之比肩北面乎此而不誅不但昧於安危  
之大機并不知君父之大義矣未幾而濁亂宮闈肆  
毒天下春宮以稱兵非命宮車以鳩毒晚駕當是之  
時唐之宗廟社稷相綴如綫誰爲爲之皆五王不誅

諸武之罪也五王之罪其可贖哉五王暗於機宜其身之誅竄家之破滅不足惜奈唐之九廟社稷何吾於此更有見焉當平勃之誅諸呂也除桀賊之產祿他即無誅而漢已泰山而四維矣何以言之漢高磐石之宗齊楚強藩半天下朱虛東牟備宿衛是時齊兵已宿滎陽諸呂孤雛腐鼠耳故曰即不盡誅無害也然純臣之誼不敢以賊貽君父故平勃必盡殄之若唐神龍之初其事勢固懸殊矣武氏移神器於閨闈而以爵位功名縻天下之士臣誅殺擊斷懾天下之心唐不血食已二十年中宗之僅存幸耳天下宗藩剪除殆盡二豎雖誅而以僞周之餘威斬已絕之唐祚反覆手間耳而武氏尚可遺種於天地間乎語曰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雀又曰除惡如農夫之去草以見不盡不止也五王豈不知此乎神龍之初凡有知識三尺之童無不知諸武之應誅而五王獨不寤何歟不明君父之大義致唐室再燬其罪浮於功矣而浪語匡復何歟

書韓愈對禹問後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禹之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亦行其所無事也故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啓一也皆天也天者時也時之未至聖人不先時而幸功時之既宜聖人不後時而廢事堯舜傳賢之時

也禹傳子之時也禹未見賢與子之異也時至而致之耳故曰行其所無事也韓愈氏曰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而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以爲聖人不苟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夫禹後必湯伊尹爲可傳而湯伊尹必不可待而傳傳匪聖則爭子非賢猶可守非天與子耶嗟乎愈之言固已範圍孟子語中而不知也吾因正告天下曰孔孟之書範圍天地後人其無輕議哉

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夫輕批人君之逆鱗者必不能無動於雷霆之下者也曰然則將詭隨乎曰否遇事必言言必和平其氣惻怛其詞反覆抑揚開陳善道使聽者爲可受受者爲不爭而後吾言入矣夫君子之建言也將以匡君德而濟國事也非以較勝而爭強也非以翹過而訐直也若持之以好辨之心臨之以好勝之氣鮮有不債者矣及言出禍隨死凶繼之而所謂和平惻怛者往往能卓立而不變而好辨好勝翹過而訐直者或變易委靡一旦化爲繞指而不可復振蓋氣平者不撓而氣僇者易餒其理然也今人每讀昌黎潮州謝表而歎其爲可哀而吾則讀其論佛骨表而已見其

然矣

書柳宗元封建論後

柳宗元之論封建曰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夫聖人之不得已用之於兵刑而不用之於慶賞將謂創業垂統而亦不得已耶又曰歸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湯武之封建非公之大者也不不得已也嗟乎甚矣宗元之陋也未知其所以測聖人者何等也昔李國貞節度朔方治軍嚴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王元振因之爲亂遂殺國貞子儀復爲朔方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遂收而斬之繇是諸鎮皆奉法曾謂湯武而不若子儀耶嗟乎甚矣宗元之陋也

書蘇轍燕論後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洪範曰用靜吉用作凶此不特龜筮之理也故一動而凶悔吝居其三吉居其一動之有咎如此夫人君之爲國苟國已立矣民已安矣太平已有象矣當是時祖宗之成憲可守邊垂之牧圉不驚而其君其相動作紛紜皇皇焉若不可以朝夕者其勢非亂則亾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鮮有獲免者也宋之興也藝祖開其基太宗定其業仁宗又從而安養休息之湛恩歲沃優柔漸漬四十餘年

此正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也神宗繼之守而勿失而  
宋幾三代之治矣乃用安石之謀喜於有爲而以新  
法亂天下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一再傳而遂  
成靖康之禍豈不哀哉善乎蘇轍之言曰彼說客策  
士借人之國以自快其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  
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亾何哉何其言之痛也君子曰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吾獨怪當時敵國皆知之天下  
皆知之以至侍從禁近以至世臣元老皆知之而皆  
言之而獨其君不寤以馴至於亂亾悲夫

書蘇轍三國論後

三蘇文章互有勝致子由固遜大蘇然其思深而意  
微亦有大蘇所無者如三國論論高帝之以不智不  
勇勝項羽而曹操孫劉則各以智勇而不勝此千古  
絕識亦至文也昔徐鉉學貫天人博物辨辭舉世莫  
兩藝祖伐江南鉉奉使至將以辭令問兵故中朝當  
有館伴而殊難其人宰相以下不知所擇藝祖乃自  
擇一目不知書而厚重者克之鉉遂大窮嗟乎若藝  
祖知之矣

書先文靖公墨刻後贈靈巖老和尚

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  
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  
止水枋痛悼罔極致譏滅性一息僅存者殆逾半年

次年春方省人事即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以垂不朽嚮榻百本秘之篋中非其人不示也故凡交游親串得受讀者不什一焉既以重吾親之遺墨亦以書中種種非世所宜覩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即以忠孝之旨衍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

書璜溪陳烈婦楊氏行狀後

余每讀史至趙世家嬰杵事未嘗不撫卷歎息而隨之以流涕也嗟乎此真赫然烈丈夫乎然復不能不致慨以彼其人而死與立孤不能復兼也以彼其人而大業之祀不得不中絕也於此見千古成事之難與就義之決即烈丈夫固有所不能兼不能爲者矣而今觀於璜溪陳烈婦楊氏之行狀而始知有千古獨絕之奇也烈婦一婦人耳當天崩地拆之變值破巢毀卵之慘處斷脰陷胸之時而從容一言既全其夫復全其子然後以一身委之清冷之淵至死不辱若素籌而預處之者不亦異乎夫烈婦既不難一死而復能全其子全其夫於倉卒之頃一言之間不動聲色而成三大節若使處嬰杵之地是不特既死而

能立趙孤且能使大業之祀不復中絕也是節婦能兼嬰杵之所不能兼能爲嬰杵之所不能爲者也所謂千古獨絕之奇者非耶嗟乎烈婦當今之世有愧於烈婦之風又豈止若而人者耶

書王咸中乞臨曾娥碑後

書法以小楷爲極致而小楷必宗晉唐尚矣然二代風氣絕殊未可同日而語也如羲獻楷書全尚姿致而姿致出乎自然不言格律而格律確乎不移我之心手兩忘書之形神爲一若庖丁之游刃郢人之運斤不知其所以然此其所以千古獨絕也迨乎唐而力勝乎巧腕弱於心故歐虞之書步趨二王亦尚姿致而瞠乎其後及顏魯公楷法最精而自闢堂宇純尚格律晉人風流自茲逾遠唐人小楷其迨美而未善聖而不神者乎孫過庭書譜云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曰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夫草之繫乎使轉人皆知之而真之尤重使轉人之所不知且草之使轉人之所見而真之使轉人之所不見必致精於所不見而後見者始工亦猶人情性既善而形質自然安嫻蓋變化氣質未有不繇於情性者故曰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惟其筋絡關節俱在不見之地此工力之所以倍難而體制之所以全繫也而唐人楷書似止工於人之

所見而不能工於人之所不見所謂真不通草者耶  
今以二王小楷精求神理見其寓迴顧於豪鉉存頓  
挫於斷續無一點之無波無一畫之不轉觀其行序  
雖斷而還連玩其體裁若違而實合孫過庭云導之  
則泉注頓之則山安而余又謂豪甫著而即行筆已  
足而復駐能得乎此思過半矣既得晉人之風規而  
唐楷已在我度內又何足云乎王子咸中文恪公之  
聞孫也妙年篤志臨池之學而請益於余因爲做曹  
娥碑一通兼復論晉唐書法爾爾夫自有書契以來  
王氏書法千古所宗六朝之間世擅其妙今咸中以  
綺紈之年好學深思當復起衰於數代之後而繼千  
古之絕軌乎書法必歸王氏於此又可見矣

書周忠介公墨刻後

余聞之先人周忠介公自就逮以至詔獄以至被難  
始終不撓當考掠時楚毒備極辭愈激烈而今讀其  
檻車時遺詩則又何和平而從容至於此也范孟博  
被黨錮之禍對獄慷慨而臨行與其子訣低徊惋惻  
聞者流涕嗚呼夫人生風節能造其極未有不根於  
學問者也不然始雖錚錚終必絀矣彼狄梁公爲羅  
織受訊猶有革命一語若忠介公又何憾焉嗚呼則  
其至死不撓者又孰非此和平而從容者以爲之乎  
書殷汝劄先生私謚議後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余嘗得侍殷先生而未識殷先生之爲人顧余自幼時受庭訓知周忠介朱孝介之鉅節偉行最悉而殷先生忠介孝介之友也則殷先生可知矣當殷先生與忠介孝介讀書談道於一堂晨昏風雨一時人望有五奎之目亦若昔賢所稱四夔者謂其一出而可致君澤民非僅僅文士以詞藝相高也及忠介被膺滂之禍先生奮不顧身奔走後先幾及於難而卒復自全吳士人謂先生始則有孔文舉之風既則有申屠子龍之節非人之所易幾也迨乎國變宗社淪夷而先生不降不辱全而歸之矚然以死嗚呼先生真無愧爲忠介之友矣吾聞忠介對獄慷慨其詞激烈聞者毛豎而其瀕行與親友訣則意氣和平若無事然識者躉之先生之死於菽溪却匕不御全其髮膚琅琅語言千古如在慷慨從容實復兼之非後先一揆者耶昔楊忠愍公之入獄也自知不免於桎梏縲紲中自作年譜實以吾精氣神明塞天地而昭今古者非人之所得而傳也忠介之烈同於忠愍苟非其人之精氣神明若與忠介爲一人者能操筆而譜之也耶今先生實爲忠介年譜壯忠魂於既往開生面於千秋此書出而昭忠倭賢奸晰時風世變所以維世教而防橫流者無窮也然則先生之克正其終也始則以禦忠介之難卜之繼

則以成忠介之譜決之矣又豈俟其絕食窮鄉而始信其死不失身者乎謚之孝終吾無間然矣

書鐔津集評讓篇後

鐔津文集評讓一篇謂天子諸侯以天下國家讓然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曾子臧以名讓者也泰伯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舜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於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泰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足以勸百世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父子交殘乃以讓名所以矯其時也漢之孝平迫於強臣以天下讓而其身困窮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此誠千古所未發然愚謂尚有以惑讓者以惑讓者亾燕王噲漢哀帝是也燕噲惑於子之而以國讓哀帝惑於董賢而欲法堯禪舜卒致有國者亾國有天下者亾天下職此之繇也

書周氏李孝婦卷後

吾聞嚳城周氏李孝婦事而嘆其至行卓絕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殫厚矣如是而後其孝全顧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李克家貧養母兄弟同衣遞食而其婦求分異克爲之逐婦是孝不行於家室也鄧伯

道遭亂全弟之子而棄其子是傷於慈其後伯道竟無子則又虧於孝矣今周君以養母之孝能令其妻不難棄九月之兒而以乳乳姑致姑再生則其純孝固已格天矣當其書兒生年月日置之道頭不能兩全痛於一割亦既永訣矣而孰謂其後若而年道頭棄兒仍復歸宗寧親一堂哉是不特無傷於慈而於以益大其孝豈非天平故曰非人力之所能及也雖然人事既至則天道隨之所謂得之於天者正必之於人也人顧不能耳吾於是而知周氏之爲全孝而其一門爲完人也感歎之餘爲濡淚而書之

書石刻姜如須遺蹟後

昔者吾友姜子如須以弱冠之年薦登上第才名傾一時諸老先生爲之退席驟更世變遯跡不出卒卒以歿天下傷之謂其對策上書名動當宁無異賈長沙而中年殞逝未竟厥施亦無異賈長沙也余謂不然如須緬懷君國俯仰興亾創鉅痛深不克永年實死而不朽與殉國同非悲傷摧挫自輕其生者今其遺書具在天下後世當一展卷而得其心也至署碑汚逆臣姓名則特疏請擊碎其碑遺老名登啓事則遺詩規其出處尤忼慷感激千秋爲烈者也今令子寓節以其所存手蹟勒之貞珉此僅遺書中之百一特重其手蹟耳子瞻云有形之物尤不可長金石之

堅俄而變壞功名文章傳世差永若必託於金石是  
 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余謂不然凡物之寓形於天  
 地間其可久者固無踰於金石然託之非物金則革  
 之石則毀之矣惟既自有其不朽雖微金石而可傳  
 然後附金石而益壽蓋呵護寶惜實兩相資以永世  
 也嗟乎彼斷楮殘縑猶綿歲襍况金石乎是以君子  
 貴自立也

書鷓鴣賦圖卷後

偶然有觸遂成此賦俯仰身世慨有餘悲昔禰處士  
 作鷓鴣賦感其慧也張司空作鷓鴣賦識其小也趙  
 元叔作窮鳥賦憫其阨也盧思道作孤鴻賦賞其高  
 也雖筆精墨妙辭擅雕龍然皆就一事一物為賦未  
 有能極身世之流連窮心性之寄託者昔人云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况文章乎而此賦遂能書寫胸懷形  
 容畢殫上下千載渺焉無儔吾將庶幾於楚騷之離  
 憂而風人之怨誹矣賦成既自賞之因復做雲東逸  
 史筆寫鷓鴣之狀而書賦其後以授吾甥權焉權固  
 妙年擅文章工辭賦余故不吝筆墨以贈之昔張僧  
 繇畫龍乘雲上天司馬長卿賦有凌雲之氣吾正恐  
 此圖挾此文劈青天而去也權甥其善寶之

權姓吳氏  
字超士

書李氏收藏黃孝子畫蹟後

玉之連城珠之炤乘光怪陸離其氣嘗輝然獨異此

天下古今之所共傳寶也乃有殘碑斷碣片楮尺縑偶出於荒煙衰草之內僅存於覆甌廢麓之餘而流傳人間嘗與連城照乘者同其珍貴噫此固有兩間之正氣翼之而行其氣反駕出於山輝川媚之上以不腐於世而不可以世目之妍媸工拙定其存亾者也歐陽文忠公云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其傳遂遠不然前日工書而隨與紙墨俱泯棄者不可勝數若顏魯公書縱不佳而後世見者必寶也黃孝子端木氏重趼獨行往還二萬里以迎其二親於干戈格鬪之中而二親皆熙然御板輿以歸此實史冊所罕見而其足跡所經滇池洱海瘴雨蠻煙無不屬之丹青繪其形勝爲冊幅甚夥既歸吳門好事者爭購去而此幀則李于輓氏所收藏者也夫片楮尺縑既無瑰奇之姿光怪可異而能使天下之人齊妍媸於一致冥工拙於無形必藏之什襲傳之奕世而後快非嘿有以翼之而能然乎而于輓於此不凡矣物聚於所好苟非所好即連城炤乘委而不顧而今乃於片楮尺縑者而好之如是非忠孝至性聲應氣求有不知然而然者耶于輓爲侍御灌谿先生之孫而吾友文中氏之子也李氏以忠孝世其家于輓之得於積習漸涵者如是故其所好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三聖圖後

聖人之道一也而有儒釋老三教之分亦猶天地之道一也而有寒暑和四時之異天之生聖人以教養斯民亦猶天之爲四時以化育萬物也吾嘗論之三皇五帝春也以其如物始萌漸次滋生也三王周孔夏也以其品彙齊出發皇盛大也老子秋也以其反觀內視斂華就實也釋迦冬也以其空諸所有真常獨存也寒暑之化適相反而實以相成儒釋老之教若相戾而正以相濟昔柳宗元嘗言佛法以陰翊王度吾謂豈僅陰翊云爾哉吾嘗爲聖教論數千言以闡其微其大畧如斯也鄙儒固陋必是此而非彼必內此而外彼而浮屠之流又必推尊釋迦以加諸周孔之上是猶或訾暑之非天道或詆寒之傷歲功也不亦謬哉若李士謙所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又何說也嗚呼士謙小生惡足以知之吾獨怪千古無是正之者而俾此語之尚列史冊也

書芸齋周先生復仇血疏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仇尚矣然有報之而過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戮死鞭墓上仇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是也奮身陷陳殲敵是求而仇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刺客奸人此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

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防忘親之亂賊耳而况瀝血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熹宗之季璫禍橫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迨聖人御寓逆璫伏誅追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既釋其痛而雪其冤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讒不共戴天苟不能明正璫孽之辜則父仇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齧指出血書疏叩閹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容遽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因畱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誠千百世吾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咸曰是父是子既忠既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

敬書先六世祖大中丞公貴人歎後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子思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吾又聞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嘗靜觀乎天人幾微之際倚伏去來捷於枹鼓一念之敬可以回天一念之肆可以覆族故君子操心慮患戒慎恐懼則不特自芘其身亦復福流子孫至於繁衍綿遠熾昌盛大而不可極詎非此

戰戰兢兢之一心之所基哉歷觀史冊上下千載成敗得失林林總總未容殫述而要不可越乎福善禍淫之常理所謂善者未有不從戒懼中出者也所謂淫者未有不從恣肆中出者也惟其戒懼則百善以生而百福以出此小子所以伏讀先六世祖大中丞公所作貴人歎而爲之俯仰怵惕而不覺其有所感也先中丞致政家居年躋七十而其戒慎恐懼之心刻刻提撕所謂家庭傷歎守道聽天一時寵榮蓋不足恃者矢口動念輒與古聖賢合宜乎中丞公富貴壽考以一身而子孫繁衍至數百人且後之發祥繩武磊磊軒天地者又皆中丞之子孫也中丞兄弟三人

而中丞之後獨盛二者皆無聞焉嗚呼爲之子孫者日生長於其中而不知其所自耶先學士文靖公獨振中丞之緒而益光大之而其平時行己之恭操心之敬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終身以之故風節不緇於僚友身名俱泰於時晦而卒之以一身殉三百年之君國繫千萬世之綱常魏魏赫赫與日月爭光無非此敬懼之心之所成也故小子願吾徐氏子孫惟日戰兢兢惕厲束身礪行以求無失中丞文靖之規矩無隳中丞文靖之門地可也嗚呼其念之哉今吾徐氏子孫又何如乎耷鉏箕帚德色諛語閭牆櫟釜併倨反唇朱陳厮隸何云



王滿秦越肥瘠豈質檐帷嗚呼吾門雖衰猶爲甲族  
而所以致此者無他不自念其爲何人之子孫不自  
知其處若何之門地不自敬其身不自戒懼其心也  
吾故願吾徐氏子孫一變今之所爲振刷洗滌而一  
以中丞文靖之心爲心則綿綿世澤無有窮時不然  
吾不知其所終吾恐其化爲蟲沙也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今尤爲吾徐氏子孫誦之甲子夏五月朔  
日六世孫前鄉進士枋百拜敬書

居易堂集卷之十終

居易堂集卷之十一

題跋

題倪文正公尺牘後

昔黃相國石齋先生以忤時去國倪文正公特疏畱  
之乞以已官授先生而自就斥既奉嚴綸矣先文靖  
公一疏再疏乞允文正所請謂先生飭躬皎然可信  
文正進說誠然不欺今讀文正尺牘雖朋從往還率  
爾數語而憂國愛才如痾諸身所謂誠然不欺者不  
愈可見乎後十餘年文正以甲申死先文靖以乙酉  
死石齋先生以丙戌死殉義不屈後先一揆意者在  
天之靈語及生平當以相知之深相視而笑言及天

下事恐又不止如卷中之長太息也

偶題友人畫梅

昔華光老人值梅數本於方丈每花放時移牀其下吟咏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窗間疎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晨起視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寫梅得其三昧此墨梅之所自始也山谷見而美之曰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其爲名賢所珍重如此後則有楊補之最擅其勝自茲以降畫者日繁而傳者無聞焉梅花標致既已清絕畫之者稍落筆墨蹊徑去之彌遠矣苟非何水曹林處士其人者未可語於梅也然其人未必能畫能畫者又未必其人則華光補之豈得不稱絕調哉余性習畫理少而知之山水樹石隨意點染至於梅則撤翰矣畫梅有丁有點有萼有鬚奇兩三七厥有微著不較難哉故蹊徑不可有而規矩又不可亾也若神韻雖好而家數未諳其失則畫法則具備而意理塵俗其失則人非人畫俱妙其無畫梅哉曼倩氏曰談何容易其畫梅之謂乎

題邵僧彌墨菊

屈子憤世嫉俗謂荃蕙爲茅蘭芷善變而獨欲餐秋菊之英非以其有凌霜之節耶故逸人高士往往寄託呼爲端友良有以也癸巳中秋偶見邵子僧彌墨

菊一幅傳神阿堵風致宛然使范石湖見之亦當誤  
入七十一種譜中因書鄭所南先生題畫菊詩以顏  
之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趨未窮寧可枝頭抱  
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題唐伯虎先生畫像

嘗覽吳先民故實唐子畏先生有至性敦大節放浪  
不羈其寄也古人困窮於時不能自明有陽爲盲啞  
者矣先生侘傺無聊而僅自託於狂則猶幸耳顧當  
全盛之世以先生之才壹鬱而出此可悲矣不幸而  
更遭世之末流無所于容則其所自託又當何如哉

題七姬墓誌銘

七姬者元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之侍妾也至正末大兵臨境城未  
破七姬同日死節義著一時張羽誌其墓宋克爲書碑七姬姓程翟  
徐羅卞彭段  
皆良家子

人非死之難而處死爲難非能死爲難死而能得其  
所爲難也賢者誠重其死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若  
七姬者可謂得死所矣其行芳其志潔身殉大節一  
死重於泰山雖古烈士何以加諸夫觀於七姬而世  
之無從頌而死者皆愧矣嗟乎等死也猶不能無少  
遜焉而况於不死者乎

臨石田四景跋

偶得石田十景臨仿其四右幅則姑蘇臺也其屋角  
隱隱露雉堞者桃花塢也煙柳春耕湖山平遠者長

洲苑也而墨瀋山則靈巖也余但愛其畫故不復志  
名于幀首  
石田畫桃花意甚淡遠然望之蔚然如蒸紫霞余不  
善傅色遂以墨臨之善畫者固不求形似也

論者謂石田翁畫摹古者更佳於本色其畫姑蘇臺  
純用子久法靈巖圖樹石仍出子久而皴斫分披則  
荆關也予愛而仿之姑蘇臺固佳若此幅則恨古人  
不見我矣

米芾論董元平淡天真品格高妙近世無比而煙嵐  
出沒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石  
田翁所作長洲苑圖亦然

題竹石贈方南明六十

竹之後凋與松栢同而其孤標風致則似過之所以  
古人具邁俗之韻者往往寄託流連或圖寫其形狀  
以自娛悅雖然此非渲繪之事也苟非其人豈易言  
之故蓋竹非子瞻與可之流不可也倪雲林自題其  
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我胸中逸氣耳寧辨其形與  
似哉嘗塗抹久之而他人視之或以爲麻或以爲蘆  
余亦不能必名之爲竹也余之爲此得無似之丁酉  
春方子南明六十初度余貧無以爲壽乃舉所畫竹  
石以貽之竹以似其人石以似其壽耳

題楊曰補畫冊

昔人善作小景其意遠其神全其景物深厚妙處每在筆墨之外故雖尺幅之微而能令觀者移情也近代畫家罕有得其意者頃見楊曰補先生所遺聞機上人畫冊而始歎其不可及也余於夏間亦作鄧尉十景爲萬峰和尚壽邀曰老共賞之曰老畏暑不能過從及秋而曰老逝矣余將誰與證此者余雖終身不復作畫可也

題畫芝

隱者采芝以療饑神仙餌芝以長生苟能療饑便能長生矣古來真隱去仙不遠梅子真世傳仙去陶隱居自希白日升天良有以也客笑曰畫芝者仙耶隱

耶夫十九年無悶山林不謂之隱不可而當其含墨吮豪造化在手即神仙奚讓焉放筆大快并題似雪公一笑

又

尚論逸民無愧采薇獨商山之芝耳余隱學商山饑同孤竹時畫墨芝以寄吾意寧止離騷香草比德君子哉

題山東董樵谷樵隱圖

余嘗覽古人行事至於朱百年胡叟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百年性至孝隱居會稽南山伐樵採箬輒置道頭爲行人取去明日亦復如此人稍怪之久之始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值畱錢取樵箬而去胡叟則嘗曳柴而行客至不輟至國朝遜國之變有東湖樵者余聞其風而悲之夫賢者處世固欲有所建明於時乃卒不免於負薪其有託而逃焉者耶亦無所可用不得已而自資耶嗟乎賢者處世而不能免於負薪其時蓋可知矣而吾尤以見其人也

題歸元恭小像

詩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離騷者猶離憂也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非耶嗟乎歸子其遇窮矣故發爲文章託之歌辭愴怳流連淋漓感激痛哭長歌則千人自廢而今乃擁膝枯坐拊影默默何耶其昔人所云生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有言耶嗟乎歸子吾知之矣其自契於道而無爲不平之鳴耶故其擁膝枯坐拊影默默正可上繼風人而遠希正則

題華藏菴迎翠閣

積翠南老人隱居穹窿之皇駕塢垂三十年其高風峻範諸方歸重真如大梅縛茅龍山移屋不特掃跡鄜市即叢林法席罕睹其面今其大弟子玉嶠禪師復開法苑於靈巖山麓構小樓於佛宇之西偏顏之曰迎翠虛其閣以爲老人方丈以佇老人之來也當老人息影皇駕則白雲緘戶寂若無人及老人來而

彈指閣開西望穹窿萬山蒼翠盡收入方丈中矣昔  
老子過函谷惟關尹喜知之謂紫氣東來當有真人  
出關意者今老人之來亦必有光景彷彿獨玉嶠知  
之乎余爲書額因復識之

題畫芝

商山紫芝節比采薇離騷香草芳同蘭蒨此固幽人  
貞士之所寄託者也余山居暇日輒喜畫芝竊自比  
于所南之畫蘭墨審所成香風可挹或謂所南畫蘭  
不著地而子必畫坡石或此獨遜古人夫吾之所在  
即乾淨土也何爲不可入畫乎吾方笑所南之隘也

題俞禹聞先生畫

昔有高士浚隱名山人目之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又郭翻隱君不應辟命以漁釣  
自娛嘗乘小舟往來吳楚間自目其舟曰此野人之  
船也禹聞先生偶拈小景峭壁插江扁舟水裔一人  
扣舷危坐逍遙容與想見其胸中浩然之致有默契  
古人者故爲書前事以識之先生往矣見其遺墨如  
見其人於此知彭澤絃歌益增隱致耳千古通人自  
當以我爲知言先生復起亦不易我言也

題畫芝

劉彥和論離騷童蒙者拾其香草此不善言騷者也  
離騷其志潔其行芳蒨蘭蘅若臭味所託耳豈童蒙

之所能竊取乎癸卯仲夏余畫香草十幀以贈次其  
先生先生棲心塵外脩然高寄余亦絕俗垂二十年  
兩人心期同此芳潔庶幾足以有之不然吾恐荃蕙  
之為茅矣吾故謂彥和之不善言騷也

又

少室山中芝如車輪言其異也而海上仙山有芝成  
宮闕者漢武好神仙宮中產芝一穗九莖言其瑞也  
而宋祥符間有進芝萬本者若余之所畫則商山之  
所采掇離騷之所詠歎而已黃綺遯世無悶則采芝  
以療饑三閭憤世嫉俗則託香草以懷君子二者吾  
俱有焉癸卯秋寄跡東渚雨中作此不禁其撫卷太  
息也

題畫

余家藏石田先生夏山飛瀑圖筆墨濃潤蒼翠欲滴  
開卷之際覺陰森撲人蓋全師董巨者也乙酉棄家  
入山家世收藏盡皆羽化二十年來時時追憶其意  
魂夢不釋癸卯夏日避跡秦餘杭山房坐看層巒積  
翠茂樹重陰宛然昔年巨幅也因縱筆寫此景原本  
董巨而仍以白石翁意出之董宗伯云如鳥雙翼吾  
將老焉蒼眉居士其許我否并題似一笑

題畫芝

倪高士自題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吾胸中逸氣不



能必名之爲竹也或以爲蘆無不可者而余畫墨芝  
其澤理神彩嘗欲奪真設令商山老見之亦當誤爲  
採擷昔曹不興誤點墨因畫爲蠅見者以手指彈之  
畫苑傳爲佳話又豈倪高士所云雖然惟高士不求  
形似乃正所以神似也二者差可與吾畫芝參觀耳  
又  
商山采芝歌云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千載而下想見  
山阿香草秀色神彩不夷凡卉而避世逸老擷之採  
之正如餐霞吸露吾畫芝不特爲香草寫真亦將使  
千載高風出之筆端子瞻云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

題畫

董宗伯仿子久時兼董米墨法披圖蒼翠欲滴而余  
更以荆關筆意出之使子久而在亦當相視而笑也

題畫芝

芝草有蘭蕙之芳而又同松柏之後凋比蓂軼之瑞  
而却同醴泉之無源爲可尚也隱居之暇好以煙墨  
傳其神采意亦有所取焉子瞻與可之寫墨竹鄭所  
南寫墨蘭華光老人揚補之寫墨梅將母同乎徐子  
墨芝當位置一席於其間矣

題畫冊贈張默全

默全先生與余交最晚而相知最深每過余山居輒  
畱連不能去甲辰溪秋約過爲十日之飲而以有洞

庭之遊遂阻過從草木搖落風景蕭然撫景懷人臨  
風獨嘯昔人云秋冬之際殊難爲懷適先生求余作  
畫冊因爲摹宋元名家十二小景以志我意筆精墨  
妙恨古人不見我先生其鑒之昔宗少文圖名山以  
臥遊余之作此則以懷人也畫始於九月十七日成  
於十月初七日云

題畫芝

鄭所南先生嘗自題其墨蘭云淒涼如怨望今日有  
遺民託與湘纍思淡故國雖數語直與離騷同其哀  
怨余每讀而悲之乙巳小春偶畫墨芝捉筆黯然以  
其時考之則可矣

又

墨成香草寄思美人聊比湘纍紉蘭纒蕙昔人題畫  
竹云不恨而生絲墨生以目余畫芝尤當若視筆能  
生花而徒侈雕蟲者吾置身寧啻百尺樓上也

題秋林落木圖

畫家皆祖顧長康長康博學有才氣文賦諧謔爲人  
高邁不羈故當時推爲三絕謂癡絕才絕畫絕也余  
嘗謂人必胸中自有所蘊蓄而寄之於一事故能神  
韻超舉天機卓絕若長康者苟無其才與癡則其畫  
亦未必能精詣至於此也後世若郭恕先之蟬蛻生  
死米襄陽之遺忽形骸黃癡翁之高寄倪迂叟之清

居易堂集卷十一  
絕其風調爲何如者此皆有不可一世之概無所於容而一出之於畫則當其驅染煙墨圖繪山川神會所寄不僅謂之畫也昌黎論張旭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中必於草書焉發之嗟乎得之矣昔宋之亾也有遺民鄭所南先生隱居不出而嘗寫墨蘭以寄意余謂所南畫蘭一花一葉無不具風人之哀怨楚騷之離憂而可僅謂之畫耶故其畫亦超絕千古丁未秋日偶作秋林落木圖贈靈白大法師并爲題此師覽余言當爲我首肯也至搖落之感所謂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則又無俟余言矣

### 題畫狗

客曰吾聞昔賢圖畫皆所以昭勸誡而今墨客吮豪猥及狗馬何也徐子曰噫亦庸何知此之不足以備勸誡哉昔江左風流不矜節概而張彪獨徇梁室之難其畜狗亦遂徇彪以死嗟乎此墨客吮豪所以不畫黑頭寧畫黃耳也

### 題畫芝

文與可畫墨竹楊補之畫墨梅鄭所南畫墨蘭各極其致而余謂各有所寄焉與可寫其高補之寫其逸所南寫其怨而余今畫墨芝則又何居乎客曰意將兼有之而不無所偏也因相視一笑

題蓮不菴

截流六吉兩大師南澗老人嗣也其叅學同時受記  
同日今高隱同志結茆同室因取詩人美兄弟之義  
顏其所居爲蓮不菴昔大梅縛茆龍山移屋後世非  
不仰其高風然豈若兩師偕隱更輝映千古乎吾知  
其當來乘願必世世如南嶽青原或且爲無著天親  
矣

題黃孝子端木畫

此黃孝子端木氏之筆也孝子萬里訪其親於滇路  
經龍場驛因圖之其墨法實得北宋名家意今以歸  
自安法師法師即孝子之甥其孝行酷似其舅其人  
與其畫其地相爲輝映尤足千古矣

題沈貞居隱士遺墨後

貞居先生既遭世變矢欲自全爲故國之完人而不  
得信其志於是隱居梅原而託興於寒梅集唐人句  
流連吟嘆以寫其伊悒之思焉此固靈均被髮江濱  
時也其一字一句自與離騷同其哀怨所謂擘幽蘭  
擷芳芷豈誠玩於物耶庚戌冬日賁園氏奉其先人  
遺墨攬涕示余余一展卷而黯然神傷者久之余固  
重有所悲也若賁園之克修父業不啻戴顓之似安  
道織簾高風益以不墜矣

題畫冊

畫主南宗而氣韻本乎元大家此大略也蓋畫自宋以前雖荆關名世然猶力勝於韻而筆逾於墨迨乎元季四家專主氣韻故天機神會超然形似而與造化者遊進乎技矣而後世宗之太過但驅煙墨不求法矩每多寓意於虛無縹緲而能事不臻吾恐其漸趨於弱而未免項容有墨無筆之誚也草堂主人則願氣韻本於元而筆力則進乎宋以駸駸五季及唐庶幾求古人之所未備成一家之學壬子孟夏偶作此圖意匠經營位置不苟固未敢曰筆墨兼到力韻雙舉而要其獨得恨古人之不見我至煙雲出沒林壑溪窅溪橋漁浦水邨山落可遊可居躍然殊境雖多畫江南山水然如董元之平淡天真自足千古勿謂吳儂僅自得於東南之聳秀也故復題幀首以博真賞者一笑

題畫

武陵桃源避世之士所結想而寓言也後世遂因其說而爲之圖然何庸知天地之內必無是境乎余素懷絕塵之志有長往之思因復以意而作是圖絕不規儼前人而巖壑洞穴窈窕溪阻試窺其中別有天地原田墟里人煙村落水閣山亭溪橋漁浦可遊可居儼然殊境而遙睇天末咫尺千里孤汀遠際輕舸出沒渺然復有江湖之心焉圖成自賞幾將長嘯入

圖不啻褰裳濡足即欲強訶之曰天地之內必無是境而不可得因笑昔人言桃源而硜硜焉辨其有無仙隱之爲固也庚戌孟冬畫於澗上草堂并題以貽吾甥商志商志其善寶之以無忘吾之素意其筆墨則兼用洪谷子關仝法此則從商志所請也

題畫

倪高士畫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畫苑云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滯雲林神會自別氣韻超舉其爲諸家所推重如此今嘗謂高士之畫其所以不可及者不在神韻晉遠而反在筆墨精到不取於有無滅沒之間此固三百年

來所未窺雖然又寧獨於此乎得其人斯得其畫此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又豈今人以筆墨形似得其一木一石者可語也庚戌新秋戲爲遜如大師拈此并題以博知者一笑董宗伯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則吾之必持此爲贈亦可以知遜公矣

寶華大律師見月老和尚小影題語

大雄設教正法流通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華言經藏也二曰毘尼藏華言律藏也三曰阿毘曇藏華言論藏也三藏之化導有情解粘去縛釋妄趨真類若畫一而其嚴重則未可同日而語矣蓋修多羅藏則佛與諸菩薩等所說阿毘曇藏則賢聖僧所著惟

毘尼藏則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所得預聞則律之獨重於三藏可知矣故後世能持佛說而悉遵其五戒十戒以至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之律豪髮無遺恨者豈非古佛現身以祛五濁而淨六塵將以其一身爲大千世界衆生之標領而拯舉世於苦海出斯人於火宅哉當吾世而有一人焉則寶華山見老大和尚是也斯世之言佛法者舉自託於拈椎豎拂瞬目揚眉跌蕩縱橫無非義諦遂有流爲躍冶之金墮入野狐之隊者矣是即以其拈椎豎拂瞬目揚眉而謗法也然則見老和尚之卓然獨立於斯世又豈特爲苦海之寶筏火宅之清涼甘露乎實今日佛法中之狂瀾一砥也辛亥之歲式瞻相好歡喜翹勤頭面頂禮而識之

題畫

壬子春日積雨晚晴山居遠眺煙嵐出沒林壑窅冥躍然有得正如造物惠我三昧因竊子久雲山置之尺素亦昔人所云休文集中作賊也聊以爲知者一笑耳

題畫

董宗伯自題畫妍而不甜縱而有法得之令穰伯駒如鳥雙翼吾將老焉昔有兩人合作一畫者此獨一畫而兼仿兩人此老於是不凡矣壬子孟夏偶作此

景筆墨亦在洪谷河陽之間因爲拈出真賞者當爲首肯

題芝蘭松柏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松柏茂於歲寒不以經霜而改色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又曰君子成人之美吾願知我者之勿奪芝蘭之芳勿摧松柏之節可也故作芝蘭松柏以遺馮子

題俞禹聞畫

此俞禹聞先生遺墨也江山廓然一茅堂全據其勝想見其胸中浩落之致令似仲培從他處購得之屬爲題識仲培食貧自力而每見其先人手澤損衣節食以求之必得而後已昔張敷至孝錄一遺扇每至感思開絨流涕垂美史牒若仲培則又過之矣

題畫

長松參天山澗粼粼茅亭踞其中中有兩人披襟對話如聞松濤礫泉之聒耳隔岸一人策杖而行矯首相顧用意頗到此白石翁意也余家收藏白石翁真蹟有此圖後於象山丈室復見尺幅因爲布景略用仿之昔人有善繪事者欲長嘯入圖中子瞻云恕先在焉呼之或出吾今而知非欺我矣所見皆仿荆關法斲斫紛披非舉世流傳筆墨木强者并爲識之

題畫



居身堂集卷十一  
余家靈巖山北朝霏夕靄日與翠屏相對十易寒暑  
而相得彌淡癸丑秋日輕陰倏霽蒼翠撲人庭戶余  
坐澗上草堂爲彷彿此景不覺山嵐林色入我筆端  
放筆大快因爲題此

題畫芝

芝草無根以瑞氣爲之根故其形常如雲氣輪困離  
奇所謂雲體無定也而間亦有作樓臺有如人物者  
蓋雲氣亦多樓臺人物之象也善畫芝者能得其若  
雲非雲輪困離奇之致方可許之爲寫生矣己酉重  
陽節并題

畫冊跋語

布衣張蒼眉吾老友也生平不可於世顧獨善余性  
頗纖嗇節衣損食惟恐不至顧獨能傾囊解余阨聞  
者異之蒼眉笑曰使人人能如徐孝廉吾又何難傾  
吾資乎於是知者不能測也尤嗜余筆墨得余一畫  
一字殘縑斷瀋無不藏弃累累滿篋行而未已也余  
亦樂爲之盡故雖絹素填委戶屢常滿而必揮却別  
請以應之癸丑夏秋之交蒼眉病甚病中無所念顧  
獨寓書於余索余畫冊甚急且曰吾得子畫饑爲之  
飽病爲之起今吾病瀕殆子奈何吝一舉筆乎余於  
是刻期而成而蒼眉病果愈余語蒼眉曰吾畫果如  
是君當以藥價歸我於是相與大笑且屬余識其後

昔陳琳之檄足愈頭風桓康圖形爲人止瘡况余與  
蒼眉乎其得吾畫而病起無疑也後之覽余此文者  
可以知蒼眉矣

題宛山顧氏家藏聖教序

聖教序於右軍書中列具鱸韞自成一家細玩其通  
篇章法脉理之妙盡在行墨之間迴顧頓挫無異一  
時濡毫運腕而出者誠千古一奇也余嘗謂觀聖教  
序如焚百和之香如雜百寶以成器今人但聞妙香  
但見重器而不知其爲百和雜寶也宜乎今古書家  
之宗之如此而不斷本尤爲收藏家所重此帖故佳  
識者目能鑒別余故不論而論書法云

題畫蕉

蕉產南州其吐赤花者非常種也其葉差小而紋細  
俗呼爲美人蕉風前搖曳綽有姿致其花亦穠麗艷  
冶非凡花可比吾又聞中庭而植之或置之室正中  
則其花亭亭直上若稍偏於東則其穎必西向偏於  
他處亦然花既負正色而性復中立不移此固得天  
地之正氣以生者也朱子子禧得昔人畫蕉一幅意  
甚珍之人之嗜好必本於性高人介士之有託於芝  
蘭者皆然也則朱子之珍此幅也非有契於蕉耶

題畫

關家山水其筆墨兼到風骨自殊後賢罕及元季四

家無不從董巨荆關來雖氣韻遠過而風骨仍須推前人也庚申孟春偶得繭紙甚佳興不可遏因仿關同筆意作重巖遠靄圖洪谷子云春則遠水拖藍遙山映碧夏則林木蔽天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然則余此圖若春夏之交也圖成自賞復題四絕句過庭所謂紙墨相發一合也偶然欲書一合也余於此圖則兼有此二者矣并題以質之知者

題顧尊實收藏黃孝子真蹟

余題黃孝子端木氏畫三幀矣一為浮屠自安師所藏一為李于輓氏所藏此則顧頭陀尊實所藏也法書名畫託於筆墨楮素本自同於煙雲之倏忽蟬蛻

之日暮而流傳人間語於不朽固有物以行之有物以持之也故有穹碑鉅勒磨滅無餘斷紙殘縑久而益顯嗟乎是豈在筆墨楮素妍媸工拙間耶端木獨行卓絕自擅千古况其所圖又皆足存宜乎知者之爭購之也此幀則山崖詭奇樹石突兀而懸泉千尺挾風雨之勢以俱來若聞其轟虓喧激之聲者亦奇矣視自安于輓所藏較勝顧頭陀其善藏之

題畫

郭淳夫云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東南地下水歸以漱濯開露之故其山多奇峰峭壁斗插霄漢而亦多曲巘迴巒盤礴水面米襄陽云董元

平淡天真漸近自然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又云人稱江南蓋自顧愷之以來直至南唐董元巨然皆一體不移至關同則云饒有關河之勢而少秀氣昔人之論山水論畫法乃爾爾余平居作畫好仿荆關董巨然學荆關者惟師其筆法風骨耳至於分布位置命意取景則居然江南山水也乙卯夏閏五月酷暑閉戶謝客坐澗上草堂覓長幅作橫卷經營點染寓意幽勝山巒層複林木蒼鬱幽奧處寔欲生雲濃翠中若可避暑而憑眺則有平遠之山討尋則多崎仄之徑昔人所云可遊可居或庶幾焉圖成自賞因書所見以遺好事者并博一笑云

題芝蘭卷

園綺采芝於商顏靈均搴蘭於澧浦其徘徊容與偃仰歌吟於高山澗谷遠渚芳洲之間擷芳潔而寫離憂爲何如也余避世三十年而足不踰戶者又十五載矣兀然一室俯仰千秋偶有所觸輒寫芝蘭以寄吾意意之所得自謂不讓古人則是吾土室十笏之地而商顏之高山澗谷沅湘之遠渚芳洲無不在是矣墨瀋淋漓香風披拂以茲尚友寧曰臥遊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吾以質之知者

題集古錄唐昭懿公主碑跋尾

自漢以後天子之女稱公主謂天子不自主婚而以

公主之故也然所謂某國公主者公主其定稱某國其封號也歐陽公乃以某國公主之爲說謂差不失公主之義則誤甚矣此不過如某國夫人某郡夫人之稱耳若果如歐陽公之說則某國長公主某國大長公主則又何以解耶此最淺而易見者而以歐陽公尚爾甚矣著書立說之難也

題碓菴和尚效寒山詩

九方臯之相馬也若滅若沒若存若亾得其天機斯得真馬矣嗟乎彼天下俊物便不可以形似求之况形而上者乎匠人胡寬營構新豐門閭巷術如一徙者爭歸其家至於鷄犬亦各識其處然不可即謂之

豐優填國王思慕於佛募神工以牛頭旃檀刻佛像豪髮無遺後佛再至像遂出迎然不可即謂之佛徒效之於形似也若於道也得其天機如印印空規矩縱橫其揆則一不然轍跡可循去之彌遠矣竺典云菩薩聲聞不能作佛語亦在其所得耳豈效之而能然乎雖然吾聞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之斯效之矣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效之斯得之矣

題畫

作墨竹如作草書貴流麗作飛白雙鉤竹如作小篆貴遒勁真密老杜句書貴瘦硬能通神又云鉅劔長戟森相向吾當移以目此也辛酉夏日放筆快甚并

題自賞

作寒林須筆墨間自具蕭森淒緊之意始得昔人所云見北風圖覺涼者是也昌黎句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負巽頑無風此圖有焉

山水澄靜林巒曠遠扁舟獨釣真有遺世獨立之意吾意其人當是子陵志和之流也俯卷佇想者久之

題仿倪雲林畫

畫至元季專主氣韻未免墨過乎筆此大癡仲圭猶然獨雲林畫雖以天真幽淡為宗然意匠殫精筆墨兼到不多取意於煙雲縹緲之間吾故謂雲林不可及處不獨在超然淡遠而反在神力精到此又三百年來畫苑之所未窺也余向見友人收藏雲林真蹟有溪山勝概圖為臨此景自謂神似當不作石田翁仿雲林為趙同魯所訶也

題畫冊一

喬林叅天幽崖出水連峰曲磴回合縈紆而山家村落叅差掩映此固人間之殊境而畫境之所必取也箇中擅勝尤稱北苑北苑於骨力氣韻兩者兼長故曲臻其妙允稱絕詣耳

二

作畫自必胸懷浩然饒有古人風致淡蕩天真觸處而出萬頃澄波一綸垂釣拊景遐思悠然自遠其子

陵玄真之流歟昔時見巨然筆因想見其爲人久而不能忘也

三

山色滿空濛漁村隔煙水疎柳垂古岸網集澄潭裏此余向時題惠崇畫句也今即以題此漁汀鴈渚蓼雨蘋風筆墨之間呼之或出恨古人不見我非虛語也吾當起古人而問之

四

茅亭踞江臯喬松俯其上遙望山翠寒近聽松風響波光渺無涯煙雲自來往披襟坐此中忘言足幽賞尔向時有此詩即寫其意詩則似摩詰之有畫而畫

則筆尖墨淡純用關家山水法也

五

畫推南宗以其丰致韶令無儉楚面目也趙大年宗王右丞名貴之氣溢出縑素命意用筆不落凡徑真神仙中人也若木末孤亭石梁斜度橫波遠岫一片江南固不獨京雒間景耳吾以質之知者

六

竹林茅屋遠山古樹小橋流水迴繞吾廬見者脩然有塵外之想嘗有句云竹林隔世塵泉鳴山愈靜閒雲滿庭戶遠色來諸嶺可以目之矣而畫則許道寧意也

七

石壁排空懸泉萬仞命意固雄而煙水淪連山根出沒扁舟容與與波上下令人一見復有江湖浩渺之思未當以筆墨觀也松雪嘗作此景其追寫前人於茗雪間耶

八

高峰突兀下焰清漪古樹扶疎恰臨野屋中有人焉拊景嘯傲跛脚北窓非羲皇上人耶可以遠想可以忘世非范中立不能也文潞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每覽其畫而益信斯言

九

北宋以前畫尚骨力元季四家畫尚氣韻故多寓意於煙雲有無之間而力遜於前矣惟倪高士則筆力精到專主荆關有非一時大家所能及者不特以無筆墨蹊徑而兼幽淡兩言也可與知者道耳當證之千古

十

山有三遠而淡遠爲尤難然不有高遠則淡遠之意不出古來大家極盡能事固未易言即能擅勝而就其所作亦累十而一見耳昔見黃子久春山疊翠圖淡遠高遠兼而有之試仿其意苟有知者當相視而笑也



昔人論畫或有筆無墨或有墨無筆二者未能兼長  
即擅名藝苑未稱絕詣若梅花道人則兩無憾焉而  
墨法尤勝然未易幾苟風致未逮古人而妄於筆墨  
求之則去之彌遠古人復起不易吾言

十二

黃鶴山樵有萬松書屋圖余向時見之今猶能彷彿  
其意然鉅幅也今縑素未盈尺而千巖萬壑飛泉懸  
瀑石梁鳥道孤亭曲室無所不有而位置悠然對之  
如聞松濤如聽泉響吾不欲僅以前身畫師如摩詰  
自謂也

題二誌二傳

余不文謬爲海內所知猥以文事見屬碑版傳誌執  
簡受役已有年所然實不敢泛應一字必前賢景行  
懿親密友吾心所灼知者然後應之故凡吾所撰述  
多偉人也而其中尤俊偉魁傑稱不世出者凡四人  
焉此四君子者出處不齊名位迥異而其立意較然  
不欺其志足以凌轢千載興起百世則無不同吾幸  
得操觚以爲之誌與傳故合四篇爲一書以貽吾朱  
子致一吾知致一之善藏之也嗟乎碑版之文不得  
已而後應應者嘗什一辭者嘗什九然積而累之亦  
不一矣雖不敢蹈昌黎之諛或亦未免中郎之愧若

四君子則惟恐吾文之不足以張之豈謂有一言之  
溢乎四君子者宮保尚書袁安節公狀元宰輔文文  
肅公貢士朱先生文學沈徵君也

居易堂集卷之十一終

此卷之指與前卷合四篇為一書以韻語  
論之入也而其中夫對對出對對不出由昔人四  
德錄密文吾必故故故昔然對對之始人吾故  
簡受 一有平放然實不短必對一字必簡  
余四 為無我內故故對以故事其是也

二篇二對

